

# 丁香公寓

叶周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丁香公寓

叶周著

它静静矗立在上海西区一隅  
憔悴而冷傲地坚守着  
历史的记忆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丁香公寓/叶周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321-5309-1

I. ①丁…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0910 号

责任编辑: 陈 蕾

封面设计: 王志伟

丁香公寓

叶 周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21,000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09-1/I·4209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 目 录

引子.....	1
---------	---

## 第一部 非常年代

1. 国庆前夜的无名来风 .....	7
2. 尖头皮鞋小裤管 .....	22
3. 郭子家大难临头 .....	30
4. 尖利的石头从天而降 .....	40
5. 周大建的惊人之举 .....	53
6. 遇上了北京红卫兵的唐碧云 .....	65
7. 郭子莫名其妙成了英雄 .....	80
8. 唐小璇不辞而别 .....	100
9. 被一只猫毁了的生日 .....	113
10. 出发去远方 .....	119

## 第二部 乍暖还寒

1. 李毛毛的不祥预感 .....	133
2. 有爱情的生活真不错 .....	148
3. 唐小璇的爸爸去了哪里? .....	155
4. 领袖辞世,山河剧变 .....	161
5. 爱情毁了周大建 .....	174
6. 唐小璇身世之谜 .....	181
7. 李毛毛噩梦成真 .....	189
8. 告慰死者 .....	205

### 第三部 电影梦幻

1. 黄河边的邂逅 .....	213
2. 在戈壁滩畅想未来 .....	223
3. 意外出现在摄制组的袁京菁 .....	240
4. 唐小璇和袁京菁 .....	253
5. 拍摄现场的不速之客 .....	261
6. 命运弄人,小璇受伤 .....	269
7. 与相濡以沫的亲人永诀 .....	282
8. 摄影机重新启动 .....	287
9. 京菁的身世 .....	303
10. 聚散总有时 .....	313
尾声.....	320
后记.....	326

## 引子

人生的邂逅常令人措手不及。我没有想到在旧金山的游民庇护所里遇到了十多年未见,却从未从我记忆中消失的一位少年时的同伴、青年时的朋友。她的出现,勾起我对往事潮水般的回忆。

我去游民庇护所是为正在进行的纪录片采访一位从伊拉克前线退役的老兵,这位老兵长年流落在这座高低起伏的城市的街道上。就在我准备去街头访问老兵时,却听说他被一位路过的中年女士接走了。同一区域内的其他流浪者告诉我,那位中年女士把生病的老兵送到底护所去了。他们说起那位中年女士的时候,语气中颇多赞赏,说那几天旧金山特别冷,如果不是那位女士的关心,老兵可能生命都会有危险。

当我和助理提着摄影器材走进庇护所时,终于见到了老兵,也见到了那位女士。她一身深色的衣服,过肩的长发朴素地扎在脑后。尽管已入中年,可是她的容颜依然与我记忆中的某个形象极其相似,淡淡的妆饰下透露出依然的美丽。隔着十多年的时光,我一眼就认出她来,她就是童年时与我一起长大的美丽的唐小璇!

我和唐小璇在上海时都住在西区的丁香公寓，丁香公寓是当时上海为数不多的西式公寓之一，里面住了不少文化名人和社会贤达。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我们的父母都是上海文艺界人士，首当其冲成了革命的靶子。父辈命运的变化戏剧性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成长史紧紧地与父辈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我们曾经在丁香公寓里爱过、恨过、奋斗过、挣扎过。与唐小璇在旧金山的邂逅，似乎是冥冥中往事的一种呼唤，它唤醒了我记忆中沉淀了许多年的童年和少年往事。

“小璇……”我像以前在上海时一样称呼她。

很显然，她也毫不费力地认出了我。她快步走到我面前：“郭子，你怎么在这里？”

我向她伸出手：“我正在拍一部纪录片，来这里采访那位被你救回来的老兵。当然还想采访你。”

她感慨地握着我的手：“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在这儿遇上你？！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你一直住在旧金山吗？”

“都十多年了。刚来时是来读书的，读完了书就留下来工作了。”

“想不到我们一直在同一座城市里生活，可就是没有遇到。”我说。

我们的话题从眼前的老兵开始。我问她，美国向伊拉克发动战争那一天，她在哪里？

她说参加了市中心的反战游行。我差一点惊呼起来，那么那天我们应该在同一个场合！我还记得在市中心的市场街上，参加反战

游行的民众在街上席地而坐，瘫痪了市区的交通。当时我正扛着摄像机在附近为电视台采集当天的新闻。

她告诉我，因为反战，以及后来看到那么多回国的伤兵得不到妥善的安置而被社会遗弃，她加入了慈善组织的行列。

过了几天，我和小璇相约在濒临太平洋的一家西餐馆共进晚餐。我和她在餐馆二楼一个靠窗的位子落了座。残阳如血，染红了天边的云彩，远远望去，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微波荡漾。沙滩上有人散步，有人遛狗，还有人在飞饵垂钓。

我们互相介绍了别后的情况。她比我先来美国，她走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出差，后来就失去了联系。等过了一些年我也来美国留学，彼此都在同一个城市求学和工作，可是因为各自的专业和行业不同，在旧金山湾区所住的区域也不一样，竟互不相知。她的专业是美术设计，我学的是影视制作；毕业以后，她一直在一家国际性的展览设计公司做策展人，我则做了电视制作人。因缘际会，让我们俩有了这次的见面。

在离开上海以前，我和唐小璇曾经共同参加了一部电影的拍摄，最后那部电影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完成。在拍摄电影的过程中，我和她，还有我们的伙伴经历了年轻生命中难忘的挫折……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十多年后在旧金山，我们又因为一部纪录片走到了一起。

聊起这样的话题，我们竟有这么多话可以说，从残阳如血，一直聊到太平洋沉入浓重的夜色中。沿太平洋海岸的路上已经车流拥挤，白色的车头灯和红色的车尾灯交叉着在街道两边闪烁，记忆仿佛带着我穿入浩瀚无比的太平洋深处，穿越地球，到达彼岸，回到我的故乡上海，回到我别样的童年，我和唐小璇正在一块长大……





## 第一部 非常年代

---

个体命运的差异性在这里显得无足轻重，  
时代造成了一代人共同的命运。



## 1. 国庆前夜的无名来风

我七岁那年，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刮断了公寓楼前的那棵大树。那是建国十六周年国庆前的下午，大楼管理员老金到公寓顶层平台升国旗，我们几个跟着上去。我们住的这幢公寓，名之为丁香公寓，在上海有些历史。当时上海方圆百里这样的高层建筑不超过三十幢，主要集中在城市西区。

丁香公寓这幢建造于民国初年的西式建筑，楼高八层，外墙呈灰白色。如果从空中俯视，大白楼呈梯形状，正面朝南，两翼直线包抄，使得大楼稳稳地落地站立。前方是一个枝叶繁茂、绿草如茵的花园。站在花园中抬头望楼，三面环抱，只露出头顶上一片天空。楼前的园子宽阔，有深度，站在园子里并不会感到压抑，三面环抱的楼体也并不单调。中间全部是宽阔的落地钢窗，左右两面则有欧式镂空环圆式阳台。这样的建筑格局，在当时的十里洋场当之无愧地体现了建筑师洋为中用的匠心。

上世纪三十年代，丁香公寓所在的区域成了法租界。这幢楼当时曾经做过法属跨国公司高级员工的公寓，一直到1949年共产党在

全中国取得政权以后，政府将这幢楼收归国有，将它分配给享受国家高级待遇的人士居住，于是这幢楼里住进了许多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资本家。丁香公寓这幢历史悠久的西式公寓从此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

公寓的顶层平台在七楼上面，平时通往楼顶的门都上了锁。这回多亏了说动了老金，才答应带我们一起上去。老金已将近退休年龄，光光的头上头发只剩下了没几根，背也有些驼了。他是丁香公寓的老管理员，二十几岁就来到这幢公寓干活，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对于大楼里上上下下一草一木，他了如指掌；对楼道里进进出出的人家，他了然而心。来来去去的访客，走进电梯，都不用你说，他就知道是找谁的，他还会告诉客人他们要找的人在家还是出门了。他是个好老头，只报喜不报忧，从不搬弄是非，所以大家都喜欢他，信任他。

我和唐小璇、周大建还有林献彪来到楼顶平台时，老金正在做着准备工作。那天风很大，我们帮着他拉绳子，把国旗固定在绳子上。老金忙着手里的活，嘴却没有闲着，和我们聊国庆节有些什么活动。大家就七嘴八舌说开了。我告诉老金明天晚上我们都会去国际饭店看烟花。老金就好奇，怎么都去国际饭店？是学校里组织的？我就说，是爸爸提早答应我，国庆日去那里订个房间晚上看烟花。后来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桌唐小璇，小璇听了好羡慕，就对她妈妈说也想去。林献彪迫不及待地插上来表示，听说我们都去，就跟他爸爸说了，又让他爸爸找了那里的经理（经理是他爸爸在部队的战友），经理给了几个特价房，这样大家就都能去了。

国际饭店位于南京路东端，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由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于1933年建成。这幢模仿早期美国摩天大楼的二十四

层建筑,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美国装饰艺术派的典型特征,垂直线条的立面层层收紧,直达顶端。自建成之日起,它就以不可争议的“上海之巅”而雄霸上海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它的对面是人民广场,每年上海节日的烟花都是在人民广场上燃放。从国际饭店鸟瞰人民广场,广场就在正前方,当烟花腾空而起,璀璨绽放时,站在国际饭店客房的窗口可以看见最灿烂、最辉煌的景观。

老金听了就说我们都是甜水里泡大的,好福气。国际饭店可是上海最高级的地方,你们真应该好好庆幸自己有一个好爸爸、好妈妈呀!

说着话老金终于把国旗固定在绳索上,我们就帮着一起升旗。国旗高高地飘扬在高空中,我们在红旗下欢呼雀跃。记得那时的歌里是这样唱的:胸前的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我们在红旗下长大,我们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心中感到无限幸福……我们异口同声地唱了起来,精神昂扬,歌声嘹亮。从楼顶的平台上向远方眺望,东面就是高高耸立的国际饭店,城市的地面上蜿蜒着浓浓的绿带。丁香公寓鹤立鸡群,在它的周围没有高房子,遍布着密密麻麻黑红相间的屋瓦。

我们唱歌唱得正在兴头上,一首接着一首地往下唱。老金忙东忙西地干着他的事。不知哪来一阵旋风,吹得我们都站不住脚了。大家伸出手,彼此互相搀扶。突然,不远处传来一声巨响,接着是一样巨物倒塌的声音。我急忙抬头向旗杆上望,国旗被狂风吹得猎猎作响,旗杆安然无恙。

老金神色惊恐地四处张望着,他急促地一阵小跑,绕着楼顶的平台转了一圈,突然在面朝花园的方向停了下来。“要命了!”他用力

地挥了一下手，猛地跺着脚，“哪能发生这样的事！”

我急忙跑到老金身边，从楼顶往楼下望，原先井然有序的花园倏然间变了一个样子，刚刚的一股怪风吹倒了几十年的大树！靠近围墙的一棵巨大的槐树被拦腰折断横卧在地，周围的植物被压得狼藉一片。

老金自顾自地喃喃着，全然忘记了我们的存在。“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呢？”

“老金伯，这棵树有多少年了？”大家都围了过来。

“三十多年前我刚来工作时这棵树已经在了，那时候园子里树不多，它是最早的。”

当我从平台上回到家，外婆正出神似的站在面朝花园的窗口。我问外婆，这棵树为什么突然倒了？外婆也百思不得其解。大树的枝叶依然繁茂，枝杈顶端还不断地有新芽的萌发，怎么忽然之间就被风吹断了？

丁香公寓里住着我和同班的三位同学，他们是唐小璇、周大建和林献彪。

唐小璇是我们班的大美人，还是我的同桌。她有一对睫毛长长的亮眼睛，说起话来眼睛一眨一眨的，特别传神，从这双眼睛里传递出来的快乐、友善或是忧伤、痛苦，都能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周大建长着一颗和他身体不成比例的硕大脑袋。有人说，头大的人脑子一定比常人的大，也就会比常人聪明，可是周大建似乎是一个例外。他的个性就和长在他大脑袋上的一根根直竖的短发一样桀骜不驯，遇到任何事他都不会藏着掩着，有时候我说他是死脑筋。

还有林献彪,是个小精猴,个子瘦瘦小小的,脸盘上却长着一双奇大的眼睛。他的身上有一股执拗劲,像牛皮糖一样粘上了你就再也甩不掉,不怕你骂他,损他,他好像挺能忍辱负重的。

国庆节的下午,我在面向花园的窗前吹响了哨子,这是我招呼伙伴集合的信号。等了一会还没有听见有人响应,就趴在三楼的窗口向花园张望。花园里的花都谢了,满园的冬青植物在深秋的阳光下闪着养眼的绿色。昨天被风吹断的大树还来不及清理,狼藉满地。

楼上有窗子打开的声音:“郭子,到时候了吗?”六楼的窗户口传来周大建的声音。

“来了。”一张瘦瘦的脸从五楼窗子探出张望了一下,然后又缩了进去。他是林献彪。

唯独没有听见唐小璇的回应,我就提议大家一起大声地叫她。我起了个头:“一、二、三……唐小璇……”

终于听见唐小璇答应得声音远远地从四楼的窗子里传出来。隔了好久,四楼窗户里探出了如花似玉的唐小璇,娇媚中含着责备:“你们叫得这么响,别人以为出了什么事呢!”

我们三只光脑袋都争着和她说话,叽叽喳喳地让她无所适从。

我和周大建先到了大楼门口,聊着天,听到从大门里传来唐小璇和林献彪的声音。

“小璇,你可以做今天晚会的公主了!”林献彪的声音后面总是跟着嘿嘿嘿的笑声。

“嗯哼。”唐小璇听的恭维话多了。这是她矜持的回应。

唐小璇终于出现在大楼门口。她原先梳成辫子的头发放了下来,浓黑浓黑地披在肩膀上,一条细细的银色头绳把她两边的头发束



向脑后，一对大耳朵骄傲地露了出来，那上扬的耳翼好像天生是为了接受赞美之词的。她眼睛大，睫毛长，眸子晶莹透亮，眼里荡漾着无忧无虑的快乐。她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上隐约可见粉红色的碎花，外面是一件米黄色的薄羊毛大衣。

我不是那种喜欢说恭维话的人，只是目光专注地望着她微笑。唐小璇也对我微笑着点点头。

“欢迎我们的公主唐小璇！”林献彪扯开嗓子喊起来。

“你这个瘦猴，怎么老是跟在后面公主长公主短的？”周大建走上去轻轻摸了一下他用水抹光的脑袋。

“别闹，别闹。花了好长时间才整理好的。”林献彪急忙用手护住，“哪有老跟着？我只是上楼去叫她一起下来。”

我在心里暗暗责备自己：怎么没有想到上楼去喊唐小璇，倒让林献彪捷足先登了呢。

“郭子，这是给你的。”唐小璇走过来，递给我小玻璃纸袋装的一叠书签，“这是我妈外出拍电影带回来的礼物。”

我打开玻璃纸袋，里面装着五张动物书签。林献彪磨蹭着我身边问我，可不可以给他一张？

我摇了摇头。他很失望。

唐小璇看到我喜欢她的礼物，咯咯地笑起来。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满足。

我们正在说笑着，从大楼旁边的平房里走出一个和我们一般高矮的男孩，打了大补丁的衣裤，头上压了一顶大草帽，背上背着一只比身体还大的箩筐。

“他怎么背得动这么大的箩筐？”唐小璇话中有几分同情。